Academic Press
of the USA Inc.
美國學術出版社

漢學 SINOLOGY 3 (2020)

ISSN 2833-1516, ONLINE 2833-1540 ISBN: 9781682025239
吳滇汀 (M. WOESLER) 主編

歐洲大學出版社

漢學

漢學 Sinology 3 (2020)

《漢學》由世界漢學研究會(http://china-studies.com)於 2018 年創辦，收錄有關中國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大中華地區歷史、經濟、文化和社會文章、不定期論文、評論文章、書評等，以及其他中文期刊和專著的論文摘要。本期刊為歐盟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學者提供了一個專門的學術交流論壇。我們歡迎各地學者(包括博士研究生)的來稿。
Hanxue / Sinology is a double blind peer reviewed annual journal in Chinese on traditional,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featuring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Humanities including Social Sciences, Cultural Studies, Letters, Philosophy, History, Law, Economy etc. It offers a forum especially for scholars from sinophone countries, regions and communities. We welcome contributions based on independent research by scholars, including PhD candidates, from anywhere. Publisher: New Castle: Academic Press of the USA, Editor: Martin Woesler.
《漢學》文章經過專家審閱，每年出版一期。
期刊網站是：
http://universitypress.eu/en/journals.php.
本刊已加入以下引文索引： Publons、Index Copernicus、ROAD、Citefactor、Academic Research Index (ResearchBib)、Scientific Indexing Service 等
《漢學》是中國湖南師範大學外語學院的中文學術期刊。編輯部：湖南師大外院國際漢學中心。
出版社、印刷、發行：美國學術出版社，美國 19801 特拉華州紐卡斯爾縣威爾明頓市 1007 N Orange St 4th floor suite #96, Wilmington, New Castle, Delaware 19801, USA.
美國：該雜志由美國學術出版社在美國印刷出版，可通過 ap@e-texts.org 或亞馬遜網站直接從出版社購買。
歐洲：該期刊由歐洲大學出版社在歐洲印刷和出版，可以通過 info@universitypress.eu 或 Amazon.de 直接從出版社購買。
主編：吳漢汀
郵箱: journal@china-studies.com
ISSN 2833-1516, Online ISSN 2833-1540
ISBN 978-1-68202-523-9, ASIN
每篇文章都有 DOI, 例如：DOI:10.12906/9781682025239_00X, X 表示期刊的部分，比如 X 是 1 表示封面、版權頁、目錄，2 表示第一篇文章。3 表示第二篇文章，以此類推。訂購 order@china-studies.com
製作編輯：黃淵基，漢學編輯：朱立蔷
個人和機構訂閱費用（含國內外郵寄費）：
紙質版 49 歐元/年（不含特刊）
電子和紙質版 99 歐元/年（含特刊）
特刊 49 歐元/期
大學校內網入口許可 (IP 域名範圍)398 歐元
有關每期目錄信息，請參閱美國國會圖書館內記錄：
http://journal.china-studies.com
http://universitypress.eu/en/journals.php
來稿須知
請在 Microsoft Word 或 Open Office 中按照期刊的格式編寫論文，並提交至 journal@china-studies.com。

《漢學》期刊投稿文章格式詳述：

1. 字體和行距

文章應選用 A5 版面，頁邊距為上下左右各 2cm。文章標題中文應採用 20 號加粗宋體，英文應採用 20 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中文英文標題分兩行寫出，並居中顯示，前後空一行；副標題中文應採用四號加粗宋體，英文應採用四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中文英文標題分兩行寫出，並居中顯示，前後空一行；作者名字，所在大學，所在國家或地區這一資訊應採用五號宋體，並居中顯示。

文章摘要部分："摘要"二字應採用五號加粗宋體，左對齊，摘要內容應採用五號宋體，寫在"摘要："二字下一行，中文摘要需 300 字左右。英文摘要中，"Abstract"這一單詞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左對齊，英文摘要內容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寫在"Abstract:"下一行，英文摘要需 250 詞左右。

正文部分：一級標題應採用四號加粗宋體，二級標題應採用小四號加粗宋體，上方空一行，三級標題應採用小四號宋體，其他正文內容中，中文應採用小四號宋體，英文應採用小四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首行縮進 2 字符，行距統一為：多倍行距 1.2 倍。註腳部分：中文應採用五號宋體，英文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

2. 文中引文以及註腳

當正文中出現長引文時，應單獨引用，採用五號楷體，前後空出一段，每行縮進 4 字符。在引文最後應當用括弧標明作者名字，年份及頁碼，不同項間用英文逗號以及英文空格銜接。

請將作者相關研究方向，聯繫方式，是否為基金專案論文等資訊作為註腳於封面頁標明，如論文為基金專案下論文，請按照"基金專案：專案名稱或編號"格式在註腳寫明，註腳部分只需要注明需要解釋的信息，無需將參考文獻添加在註腳部分。

3.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四字應另起一頁，採用四號宋體，左對齊顯示，文獻按照英文首字母或拼音首字母排序，書籍以及期刊名應用斜體表示。參考文獻第一行左對齊，第二行應首字縮進 2 字符。

引用文獻為**書籍**應採用的格式：

姓名 Pinyin, 姓名 Pinyin. 年份. *書籍名* [英文翻譯]. 出版地[英文翻譯]：出版社[英文翻譯].

英文的書籍：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last name. Year. *Book Title* [中文翻譯]. Place[中文翻譯]: Publishing House[中文翻譯].

引用文獻為**期刊**應採用的格式：

姓名 Pinyin, 姓名 Pinyin. 年份. 文章名稱[英文翻譯]. *期刊名稱*[英文翻譯] 期數(卷數):頁碼（注：如無期數，則採用 卷數:頁碼的格式）

英文的期刊：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last name. Year. Paper Title [中文翻譯]. *Journal title* [中文翻譯] 期數(卷數):頁碼（注：如無期數，則採用 卷數:頁碼的格式）

倫理聲明

《倫理聲明》基於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於 2011 年起草的建議。

編輯義務

1. 中立。文章內容與作者的種族、性別、性取向、年齡、殘疾、宗教、民族、政治哲學無關。
2. 保密。所有手稿都應被視為機密文件。未經編輯允許，不得將它們展示給任何人。除了作者、審稿人之外，管理人員和編輯人員不應向任何人透露提交的稿件信息。
3.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未經作者明確同意，編輯或審稿人不得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所提交稿件中未發表的數據。
4. 發表決定權。期刊編輯決定投稿文章的發表。編輯在編輯委員會政策的指導下，考慮有關誹謗、版權和剽竊的法律義務。編輯可以與編輯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或審稿人共同做出決定。如果作者對委員會的決定有異議，編輯可以邀請兩位新的審稿人。

審稿人義務

1. 編輯權。審稿人協助編輯人員做出決定，也可能幫助作者提高稿件質量。
2. 延期和最後期限。當一名客座審稿人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評估文稿中提出的研究，或者如果他發現自己無法及時提供報告，必須立即通知編輯，以便預留時間聯繫其他審稿人。
3. 客觀、禮貌和尊重的標準。報告必須客觀。不允許針對作者的個人評論和批評或針對文本內容的傷害性言論。審稿人的觀點必須清晰，論據充分，並且尊重作者。
4. 引用文獻。審稿人必須找出作者未引用的出版物。任何此類表示都必須附有適當的評論。審稿人應提請編輯注意手稿和以前發表的數據之間的任何相似性和重疊。
5.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通過匿名回復獲得的信息和想法是機密的，不應用於審稿人的個人利益。審稿人不應接受可能導致與作者產生競爭、合作或其他關係的利益衝突的稿件。

作者的義務

1. 信息的有效性。在提交出版的文章中包含的信息必須提出作者的研究結果，以及這些結果及其重要性的客觀討論。基礎數據必須正確顯示。欺詐性和故意不准確的信息是不道德且不可接受的。作者應該引用對研究有影響的出版物。
2. 創意和剽竊。作者必須確保所寫的是自己完全原創的研究，如果他們使用了其他人的書或文章，必須適當地標記出引用出處。
3. 一稿多投。作者不應向多個期刊(或書籍)提交同一篇稿件。在多個期刊上提交同一篇稿件是不道德且不可接受的。本雜志不接受除中文以外的其他語言發表的文章。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必須提供第一次出版的參考資料，並且不受原出版商的版權限制。
4. 文章作者。只有對相關研究做出重大貢獻的作者才被認為是作者。所有對研究做出貢獻的人必須出現在作者名單中。如果其他人參與了這個研究項目的某些方面，他們應在致謝中提到。第一作者必須確保所有合作作者(且只有合作作者)都包含在稿件作者名單中，合作作者已經看到並批准稿件的最終版本，且同意提交稿件。
5.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所有作者如果有基金支持，必須標明。
6. 出版中的錯誤。如果作者在其出版物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的錯誤或不准確之處，必須迅速通知編輯。

漢學 3(2020)1-6 ISSN 2833-1516 Sinology
DOI:10.12906/9781682025239_001

《漢學》第三卷（2020）詩歌

內容目錄 Contents

古體漢語詩歌翻譯管闚————于宏，劉文清.....7
On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Yu Hong, Liu Wenqing. DOI:10.12906/9781682025239_002

蔣薰《陶靖節詩集》的評注特色及其價值————梁樹風.....29
The feature and value of *the Commentary on Tao Jingjie Poetry Anthology* by Jiang Xun. Liang Shufeng.
DOI:10.12906/9781682025239_003

一切景語皆情語浅談杜甫詩"城内"意向————李俊.....65
All the verses are lyrics – On the “Inside of the city” image in Du Fu's poems. Li Jun. DOI:10.12906/9781682025239_004

论《永遇乐》的声律特征及后世影响————石佳彦，朱惠国.....81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hythm of “Yong Yu Le” and its influence of later generations. Shi Jianyan, Zhu Huiguo.
DOI:10.12906/9781682025239_005

「自己的醫生」——論台灣詩人疾病書寫的人文精神—李癸雲 107
“His Own Doctor” – On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Taiwan Poet's Disease Writing. Li Guiyun. DOI:10.12906/9781682025239_006

漢學 3(2020)7-28 ISSN 2833-1516 Sinology
DOI:10.12906/9781682025239_002

古體漢語詩歌翻譯管闚[1]

On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于宏，明斯特大學，德國；劉文清，明斯特大學，德國
Yu Hong, Wilhelms University Münster, Germany;
Liu Wenqing, Wilhelms University Münster, Germany

摘要
翻譯古體漢語詩歌會遇到一些不同於翻譯其他文學作品的特殊困難。在承認掌握出發語和目的語能力的限制下，譯者必須超越內容理解上的阻隔，克服審美表達上的障礙，使譯文盡可能地接近原文，臻於化境。本文以初唐詩人李嶠的詠物詩為例，考察、分析古體漢語詩歌的句式、對偶、典故、比喻、稱謂、語氣等在翻譯過程中的得與失，探討如何準確體會，靈活傳達，使原文"化"爲譯文。

關鍵詞
翻譯理論，翻譯實踐，錢鍾書"化境"，李嶠"詠物詩"

[1] 本文 2019 年 8 月 24 日曾發表於世界漢學研究會：第三屆世界漢學論壇，德國維滕大學，標題爲：古體漢語詩歌翻譯管闚 Über Schwierigkeiten beim Übersetzen der klassischen chinesischen Lyrik。

Abstract

When translating ancient Chinese poems, one encounters some special difficulties that differ from translating other types of literary works.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acknowledging the ability to master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translator must transcend the barriers of content 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e the barriers of aesthetic expression, so that the translation can be as close to the original as possible and reach the realm of transform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Li Qiao's poems about object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pros and cons of sentence patterns, antitheses, allusions, metaphors, appellations, and tone of ancient poetry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o explore how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flexibly convey them.

Keywords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practice, Qian Zhongshu's Sublimity, Li Qiao's "Object-chanting poetry"

關於"古體漢語詩歌翻譯管闚"這個題目需要解釋三點：

首先，古體漢語詩歌，就其翻譯方法而言，與今體漢語詩歌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古體漢語詩歌是指所謂現代社會之前（vormodern）——籠統地說是 20 世紀之前——的賦、詩、詞、曲、民歌、偈語等一切韻文作品。這裡要說明的是，這些韻文作品的基礎是古代漢語。當然，古體漢語詩歌中有相當一部分使用當時的口頭語，比如民謠、兒歌，以及一些出家人和少數"正統"或者"主流"詩人的作品。胡適（1891~1962）《白話文學史》的"白話"即指"當時的口頭語"，這些"口頭語"今天讀起來仍然很容易懂。[2]與之相

[2]胡適《白話文學史》序言一：我把「白話文學」的範圍放的很大，故包括舊文學中那些明白清楚近於說話的作品。我從前曾說過，「白話」有三個意思：一是戲台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的

反，錢基博（1887~1957）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則主要研究使用“現代社會之前”的書面語——文言——所創作的散文和詩歌，沒有白話作品，因此不包括戲曲、話本等文藝形式。[3]我們看下面的這兩首詩：

上馬不捉鞭，反拗楊柳枝。
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4]

In den Sattel gestiegen – statt die Peitsche zu greifen,
Breche ich den Zweig der Trauerweide;
Aus dem Sattel gestiegen, spiele ich die Querflöte,
Ihr Klang bricht den Reisenden das Herz.

莫言己之是，勿說他人非。
道是失其是，道非得其非。
白珪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為。[5]

「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依這三個標準，我認定《史記》《漢書》裡有許多白話，古樂府歌辭大部分是白話的，佛書譯本的文字也是當時的白話或很近於白話，唐人的詩歌——尤其是樂府絕句——也有很多的白話作品。這樣寬大的範圍之下，還有不及格而被排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學了。《胡適全集》卷 11，第 212 頁。

[3]新版《現代中國文學史》下編《新文學》論白話文部份，包括晚清至民國的白話作品，比如胡適的白話詩歌，魯迅的白話小說。《現代中國文學史》，第 556-583 頁。

[4]《樂府詩集·漢橫吹曲》：“折楊柳”題解引《唐書·樂志》曰：“梁樂府有胡吹歌云：‘上馬不捉鞭，反拗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此歌辭元出北國，即鼓角橫吹曲《折楊柳枝》是也。”《樂府詩集》卷二十二，第 328 頁。

[5]《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卷七，第 670 頁。

Sag nicht von dir, du seist im Recht,
Sag nicht von anderen, sie seien im Unrecht.
Wer sagt, im Recht zu sein, verliert sein Recht,
Wer sagt, andere seien im Unrecht, bekommt ihr Unrecht zu spüren.
Den Fehler der weißen *Gui*-Jade kann man wegschleifen,
Gegen den Fehler des Wortes kann man nichts tun.

第一首是北朝民歌，第二首是唐朝僧人王梵志（?~670）的詩。這兩首詩從句式語法看跟今體詩歌差不多，只是詞彙略有不同。王梵志詩的最後兩句直接引自《詩經·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更為古老，因為句法結構與今天的口語相同，理解起來並不困難。

作為漢語母語者，理解漢語原文相對容易，今體詩歌不用說了，倘若對古體詩歌比較生疏，可以用字典、辭書或網絡文庫查詢檢索，甚至還可能找到白話翻譯。一旦得知典故出處，一般講得出來大概意思。比如下面這首五言律詩：

鬱鬱高山表，森森幽澗陲。
鶴棲君子樹，風拂大夫枝。
百尺條陰合，千歲蓋影披。
歲寒終不改，勁節幸君知。[6]

Hoch auf den Bergen erscheinen sie in prachtvollem Grün,
Tief in den Schluchten stehen sie abgelegen am Rande.
Als der legendäre Kranich auf dem Baum des Edlen landet,

[6]李嶠《日藏古抄李嶠詠物詩注》，第 43-44 頁。

Weht der Wind auf die Zweige des Hohen Würdenträgers.
Im Zwielicht schließen sich ihre Äste von hundert *chi* zusammen,
Auf den Boden werfen sie über tausend Jahre hinweg ihren Schatten.
Auch in der kältesten Jahreszeit ändern sie nicht ihren Willen,
Um diesen festen Charakter solltest du, mein Herr, doch kennen.

如果僅以這些詩句來推測詩的主題，而且限定在詠物單題詩，也許很容易，因為這首詩的最後一聯是從《論語·子罕》那句名言“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7]衍化而來的。很多讀者對應劭《漢官儀》“秦始皇上封太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松樹，因復其道，封為大夫松也”[8]的傳說也略有所聞，此詩題目為《松》（Die Kiefer），也就順理成章了。比較費解是第一聯“鬱鬱高山表，森森幽澗陲”和第三聯“百尺條陰合，千歲蓋影披”，以及“君子樹”，因為這些形容和稱謂不典型，用來描寫其他樹木也未嘗不可。但是查閱一下《文選》和唐代類書的相關詞條，便可以基本認定這兩句詩的來歷。

左思（約 250~305）《詠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文選*，卷二十一，第 988 頁。）

袁宏（約 328~376）《擬古詩》：“森森千丈松，磊砢非一節。”（*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十四，第 921

[7]阮元《十三經注疏》第八冊，第 81 頁。參見《莊子·雜篇·讓王》：“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荀子·大略》第二十七：“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
[8]孫星衍輯《漢官六種》，第 178 頁。

頁。）

張華（232~300）《擬古詩》：“松生壠坂上，百尺下無枝。”（*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三，第 621 頁。）

徐堅（659~729）《初學記·木部·松》引《玉策記》曰：“千歲松樹，四邊披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初學記*，卷二十八，第 686 頁。）

《太平禦覽》卷九五九引郭義恭《廣志》：“君子樹似樫松，曹爽樹之於庭。”（*太平御覽*，卷九五九，第 4257 頁。）

其次，既然是“詩歌翻譯”，那麽從中文翻譯成的外文也是詩歌，才名正言順。比如，譯者是中國人，那麽他的困難主要是：在外文感受與表達能力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忠實而妥帖地傳達原意。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退而求其次：把一首詩翻譯成散文，不求押韻，也不一定要符合格律，然而盡力保有一個相當靈活流暢的詩歌節奏（Takt）或者詩歌旋律（Rhythmus），美其名曰：自由體詩。譯者如果是德國人，而且對德語造詣頗深，那麽他的困難則是如何理解漢語原文。簡而言之，他如果完全讀懂了，就能真切而傳神地再現原文，而不僅僅是原文大義。由此看來，理想的詩歌譯者有兩種：或者受過雙語（bilingual）教育，喜愛詩歌，既能讀詩，又會寫詩；或者由出發語（Ausgangssprache）和目的語（Zielsprache）兩個母語者合作，這樣雙方可以取長補短，相得益彰。

此外，在翻譯古體漢語詩歌時，不得不做某些取捨與變通，比如韻文形式中的格律、押韻、句式，以及對偶、典故、比喻、稱謂、語氣等等，這是本文重點。下面以李嶠這首《月》爲例説明：

桂生三五夕，蓂開二八時。
分暉度鵲鏡，流影入蛾眉。

皎潔臨疎牖，肹朧鑑薄帷。
願陪北堂宴，長賦西園詩。[9]

Der Mond

Duftblüten reifen dort dreimal fünf Nächte,
Jeden sechzehnten Tag blättert das Glückskraut ab.
Einen Teil seines Scheines wirft der Spiegel mit der Elster zurück,
Die Schatten (auf dem Mond) wandern, bis nur noch eine feine Braue übrig ist.
Sein Licht erfüllt das leere Fenster,
Sein feiner Strahl durchdringt den dünnen Vorhang.
Ach, könnte ich dir beim Fest in der Nordhalle begegnen,
Und Verse über den Westlichen Garten singen.

我們先看字面上的意義。從“桂”、“暉”、“流影”和“皎潔”這些詞已經可以感覺到是描寫月光，熟讀古詩的讀者，從“臨牖”、“肹朧”、“鵲鏡”、“蛾眉”甚至能想象到八月十五，皓月當空。不過只有在得知“蓂開二八時”和“北堂”、“西園”的典故之後，才真正明白，詩人所描寫的，是歷史上被無數詩人曾經讚美過的那個月亮，一個文化載體。他寫的月亮既在眼前，又在往昔，既是真實的存在，又是遐想的回憶。

《竹書紀年》解釋“蓂莢”，又稱“曆莢”：“有草夾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10]

陸機（261~303）《擬明月何皎皎》將明月與“北堂”聯

[9]李嶠《日藏古抄李嶠詠物詩注》，第 6 頁。
[10]《四庫全書》第 303 冊，第 6 頁。

在一起，固定了守婦月夜思歸的套式：“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遊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11]

“賦西園詩”的是曹植（192~232），他在《公讌》詩中寫道：“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飆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12]他哥哥曹丕（187~226）在《芙蓉池作》裡也說：“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13]從此“西園”成為寫月亮的辭藻收入類書。

“北堂”和“西園”是寫月夜宴遊的現成對子，在唐代已經屢見不鮮，有戴暠《月重輪》：“北堂豈盈手，西園偏照人”和董思恭《詠月》：“北堂未安寢，西園聊騁望”為證。[14]比較一下李嶠的同時代人駱賓王（約 619~687）的《秋月》[15]，也看得出來，初唐人寫月光總離不了那麼幾個意象：“鏡”、“桂”、“西園”，那麼幾個辭藻“暉”、“影”、“疏”。

得知“臨疎牖”出於陸機的《擬明月何皎皎》，“鑒薄帷”來自阮籍（210~263）的《詠懷》[16]，同時也看出來月光與鵲鏡[17]，玉鈎和峨眉[18]可以引起古人相關的聯想，這首詩就

---

[11]《文選》卷三十，第 1428 頁。

[12]《文選》卷二十，第 943 頁。

[13]《文選》卷二十二，第 1031 頁。

[14]《樂府詩集》卷四十，第 590 頁。《全唐詩》卷六十三，第 742 頁。

[15]駱賓王《秋晨同淄川毛司馬秋九詠·秋月》：雲披玉繩淨，月滿鏡輪圓。裛露珠暉冷，凌霜桂影寒。漏彩含疏薄，浮光漾急瀾。西園徒自賞，南飛終未安。《全唐詩》卷七十八，第 850 頁。

[16]阮籍《詠懷》：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文選》卷二十三，第 1428 頁。

[17]《神異經》：昔有夫婦將別，打鏡破，各執一片為信。其妻與人

算讀懂了。不過，讀懂了，就能翻譯出來嗎？是否一定要把這一切都作為“我”（ich）和“你”（dir）的感覺和願望來表達呢？原詩沒有出現具體人物，一個中文讀者未必一定要想象出一個“你”和一個“我”。對一個德文讀者來說，沒有主語和謂語，這句詩在意思上不完整：誰來“願陪北堂宴”，誰去“長賦西園詩”？另外，本詩作者想的真是“我”嗎？換一個角度來想，如果把這裡沒有說出來的主語理解成一般泛指的“人們”、“大家”，或者說特指的“我們”、“所有在座的人”，難道就一定不好嗎？比如，把“願陪北堂宴”解釋為“我真希望我能陪你”或者“我真希望我們/大家能陪你”，似乎也說得通。而且，既然是及物動詞，在德文裡就要求有一個受詞，所以這句就翻譯成了“我多麼想在去北堂的宴會上遇到你啊”。而這個“你”又是誰呢？其實，最可能的理解也許很模糊，不那麼明確，單數和複數都可以。這些問題表面上看是翻譯的疑惑，說到底是理解的深度和廣度。

最後，我想重複錢鍾書為文學翻譯所定義的“化境”標準。他說：

> 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那就算得入於“化境”。

不過，“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實現的理想”：

通，其片鏡化為飛鵲至夫前，夫乃知之。後人鑄鏡因為鵲，安背上也。見《太平御覽》卷七一七，第 3179 頁。

[18]鮑照（414~466）《翫月城西門解中》：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鈎。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蛾眉蔽珠櫳，玉鈎隔瑣窗。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文選》卷三十，第 1403 頁。

> 一國文字和另一國文字之間必然有距離，譯者的理解和文風跟原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之間也不會沒有距離，而且譯者的體會和自己的表達能力之間還時常有距離。就文體或風格而論，也許會有希萊爾馬訶區分的兩種翻譯法，譬如說：一種儘量"歐化"，儘可能讓外國作家安居不動，而引導我國讀者走向他們那裡去，另一種儘量"漢化"，儘可能讓我國讀者安居不動，而引導外國作家走向咱們這兒來（Entweder der Uebersetzer lässt den Schriftsteller möglichst in Ruhe und bewegt den Leser ihm entgegen, oder er lässt den Leser möglichst in Ruhe und bewegt den Schriftsteller ihm entgegen）。然而"歐化"也好，"漢化"也好，翻譯總是以原作的那一國語文為出發點而以譯成的這一國語文為到達點。從最初出發以至終竟到達，這是很艱辛的歷程。一路上顛頓風塵，遭遇風險，不免有所遺失或受些損傷。[19]

儘管如此，就某個具體文本之閱讀與詮釋而言，還是分得出理解之對錯、品評之高低、鑒賞之雅俗。譯文也不例外。我們看下面這首詩：

> 微風收木末，羣動息山頭。
> 鳥眠靜不噪，我亦欲歸休。

讀過《唐詩三百首》的人都看得出來，這是一首五言絕句，平仄相協，合轍押韻。就其意境來講，有些接近謝靈運、王維一派山水詩的風格。也有人說："口吻情景和陶淵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驚訝"，並且斷言："中西詩不但

[19]錢鍾書《林紓的翻譯》,《錢鍾書散文》第 269-270 頁。

內容相同，並且作風也往往暗合。”[20]很少有人看得出來，這是從德文翻譯的，除非讀過歌德（1749~1832）詩集，否則很難指認這就是那首有名的《遊者夜歌》（Wandrers Nachtlied，或者《漫遊者的夜歌》，Ein gleiches）。

Über allen Gipfeln
Ist Ruh,
In allen Wipfeln
Spürest du
Kaum einen Hauch;
Die Vögelein schweigen im Walde.
Warte nur, balde
Ruhest du auch.[21]

讀者有理由問，這還是歌德嗎？答案是：在七十年前錢鍾書就是這樣理解和重述歌德的。此詩中文譯者頗眾，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去對照評判一下，看看哪篇譯文更能傳達出歌德的性格與氣質。[22]

初唐詩人李嶠（約 645~714）有一組詠物詩（又稱雜詠詩、單題詩），一百二十首，都是五言律詩，每物一題，每題一字。上文曾經談到《松》、《月》兩首，現在以《宅》爲例，說明古體詩歌翻譯中的問題：

寂寂蓬蒿徑，喧喧湫隘廬。
屢逢長者轍，時引故人車。

[20]錢鍾書《談中國詩》，《錢鍾書散文》第 538 頁。

[21]J. W. Goethe, Goethes Werke, Insel-Verlag, Frankfurt a. Main, 1965, Bd. 1, S. 64.

[22]其中著名的譯者有九位：梁宗岱，宗白華，郭沫若，馮至，錢春綺，朱湘，綠原，飛白，楊武能。

孟母卜鄰罷，將軍辭第初。
誰憐草《玄》處，獨對一牀書。[23]

Das Wohnhaus

Still, ruhig führte ein Pfad über Goldblumen hin (zu Zhang Zhongweis Haus),
Geduckt und eng lag (Yanzis) Hütte im Lärm der Stadt.
Überall traf man (beim Anwesen des Chen Ping) auf Spuren der Wagen von Würdenträgern,
Doch nur selten zog (Tao Yuanmings Heim) das Gespann eines alten Freundes an.
Die Mutter des Meng verließ nach der Befragung des Orakels die Nachbarschaft,
Der General (Huo Qubing) lehnte das geschenkte Domizil ab.
Wer litt nicht an dem schäbigen Ort, wo (Yang Xiong) das Taixuanjing schrieb?
Und (Yang Xiong) fand sich allein gegenüber einer mit Büchern überhäuften Liege.

標題“宅”指的是住宅。這裡有三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此詩第一、二、三聯都對仗，除了第三聯中的“孟母卜鄰”明顯是說住宅，只有首聯“廬”字和“將軍辭第”的“第”字算是間接提到。至於“徑”、“轍”、“車”、“牀”，則與住宅沒有直接關係。第二，當我們讀德語譯文時，看見五個人名：Zhang Zhongwei 張仲蔚, Yanzi 晏子, Meng 孟子, Huo Qubing 霍去病, Yang Xiong 揚雄。如果查一下出處，那麼在第二聯中還應當再補充兩位名人：陳平（？~約公元前178）和陶淵明（365~約 428）。懂得中文和德文的讀者或

[23]《日藏古抄李嶠詠物詩注》，第 91-92 頁。

許會問：一定要這樣翻譯嗎？原文裡面可沒有這麼多人啊！最後，第三，我們要解釋這七個人與“宅”這個主題有什麼關係，而解釋性的文字又只能放在註釋裡面。於是就出現了一個質疑：不看解釋，顯然讀不懂這篇譯文，那麼，看了解釋，還能感覺出原作的“詩意”來嗎？

我把以上三點觀察歸納為三個翻譯層次：字面上的，內容上的以及詩意上的或者說文學性的。

字面上的翻譯是機械的、生硬的，企圖給每一個字、每一個詞，都能找到對應的字和對應的詞。非文學性的文字一般都是這樣來翻譯，其好處是：不放過每一個字，不疏忽每一個詞。因為每個字、每個詞，尤其是在詩歌裡，都有意義，所以逐字逐句的翻譯正是理解原文的基礎。比如首聯“寂寂蓬蒿徑，喧喧湫隘廬”，首先應該盡量把疊字“寂寂”、“喧喧”的強烈感情色彩表現出來。另外，“蓬蒿”（Goldblumen, Kronenwucherblumen）也要精確地來解釋。“湫隘”有雙重意義，按照杜預注：“湫，下；隘，小”，就是低下狹小，所以譯文用兩個詞“geduckt, eng”。“Im Lärm der Stadt”是為了表示“喧喧”來自市區繁華地帶，是原文中應有之義。《左傳》是這樣說的：“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24]既然知道這句詩的出處，當然就可以加上晏子的名字。因為對偶，蓬蒿徑通向隱士居，說出大名鼎鼎的張仲蔚，也就順理成章。[25]顯而易見，字面上的翻譯很難傳達詩意。

---

[24]《春秋左傳正義》卷四十二，《十三經注疏》冊六，第 723 頁。

[25]皇甫謐《高士傳》：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高士傳》，第 77 頁。

內容上的翻譯是靈活的、闡述的，不僅要找到與原文相對應的字和詞，還要表現原文的深刻涵義，甚至連言外之意也要傳達出來。比如本詩頷聯的那兩個典故："屢逢長者轍，時引故人車。"如果僅僅解說字面上的意義，並不算複雜：常常遇到/看到"長者"的車轍，時時引來/招來老朋友的馬車。但是根據詩的內容，這裡應當解釋"長者"是特指漢朝陳平的故事。富人張負發現陳平家居"窮巷"卻多有"長者車轍"，因而要把孫女許配給他。他的兒子張仲說："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柰何予女乎？"張負有長遠眼光，回答道："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然後，"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26]因此，"長者"翻譯為"士大夫"（Würdenträger）。表面上在談車論轍，實際上卻是說貧道富，與"宅"這個主題若即若離。

另外，詩人在這裡還引用陶淵明的詩《讀山海經》其一："吾亦愛吾廬……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27]由"故人車"自然而然就聯繫到"愛吾廬"。如果我們知道陶淵明曾經寫過一首《詠貧士》，其中還出現張仲蔚的名字："仲蔚愛窮居，繞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28]那麼甚至可以斷定，李嶠在寫這首《宅》的時候，很可能想到這位"貧士"以及他的"廬"，"居"，"宅"。

頸聯"孟母卜鄰罷"說的是孟母三遷的故事，大家都熟悉。"將軍辭第初"講的是馬踏匈奴的驃騎將軍霍去病，屢戰屢勝，功勛卓著，天子賞賜他一棟豪宅，他不要，一身正氣地說道："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29]這兩個故事與住

[26]《史記》卷五十六《陳丞相世家》，第 2494 頁。

[27]《陶淵明集箋注》，第 393 頁。

[28]《陶淵明集箋注》，第 375 頁。

[29]《史記》卷一百一十一《衛將軍驃騎列傳》，第 3556 頁。

房有關，在漢語文化圈（chinesischer Kulturkreis）盡人皆知。僅僅憑“宅”這個題目將兩個歷史人物拼湊在一起，十分牽強。詩人在這裡用“罷”和“初”連綴接縫，表示一前一後，儘管不存在邏輯上的關聯，作為對仗還是妥帖的。“宅”是題中之意，沒有說出來的原因是不用說出來，中文讀者能夠接受這種“暗通款曲”。其實這正是詩歌對偶的一個重要功能，將各種不同的內在因素通過相互關聯的外在形式連接起來。這裡用並列句式把兩個互不相干的故事翻譯為：孟子母親占卦後擇鄰遷居，驃騎將軍則謝絕賞賜豪宅。

最後一聯追思懷念揚雄。他在《自序》裡說，撰寫《太玄經》時孤獨一人，清靜淡泊。[30]左思相信他的話，於是在《詠史詩》其四憑藉形象思維說他家庭院“寂寂”，說他房間裡“寥寥”：“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31]唐初詩人盧照鄰讀左思的《詠史詩》，有所啟發，在他那篇著名的《長安古意》裡也提到隱居著述的揚雄，並且添枝加葉，從空間想象到時間：“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上句撮合左思詩句而成，下句是他聯想到庾信（513~581）組詩《寒園即目》：“寒園星散居，搖落小村墟。遊仙半壁畫，隱士一床書。”[32]又是“揚子居”，又是“一床書”，正好配對。李嶠是盧照鄰同代人的晚輩，十有八九讀過他的《長安古意》——他當然也讀過庾信那首詩的——，觸發靈感，於是寫出“誰憐草《玄》處，獨對一床書”，一邊歌頌隱士“自守泊如”，一邊影射隱士

30《漢書》卷八十七《揚雄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第3565-3566頁。

31《文選》卷二十一，第989頁。

32《長安古意》，《全唐詩》卷四十一，第519頁。《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周詩》卷三，第2377頁。

“素貧”之宅。

以疑問句結尾是中國古體詩歌的一個特點，不僅李嶠如此。最後這句翻譯成“誰不可憐他呢”，表達後人不勝唏噓而又無可奈何之感慨。這首詠物詩其實不是在寫物，而是在寫人，特別偏重白屋之士，用以彰顯陋室德馨，宅以人貴。

李嶠十五歲讀遍五經，二十歲考中進士，曾以甲等擢第，宦途通達，三度拜相，作為“珠英學士”，《文選》恐怕都背得下來，寫詠物詩難免不掉書袋——當然，這在唐代算不算掉書袋，還是一個問題。因為當時通過進士科、明經科的讀書人對五經和《文選》都諳熟於心。不少人還下更大的功夫，甚至編一冊類書供自家私用，比如白居易，元稹（779~831），韓愈（768~824），溫庭筠（約 812~870），李商隱（813~約 858），皮日休（約 834~883）。唐代私人編撰類書或類書性質的“參考書”，如《兔園策》之類，主要是為參加貢舉準備的，有各種形式；李嶠的這 120 首雜詠詩也可以算是一種。李瀚以四言詩的形式編撰《蒙求》，當時就是啟蒙讀物，也可以歸入此類典故辭藻大全。我們以李嶠《宅》這首詩與之比較，發現有四個相同“事類”：

蒙求	百廿雜詠
仲蔚蓬蒿	寂寂蓬蒿徑
陳平多轍	屢逢長者轍
去病辭第	將軍辭第初
揚雄草玄	誰憐草玄處，獨對一床書

在一一解釋典故之後，我們瞭解了每一句詩的精確涵

義，也不影響欣賞原作。那麼以同樣的方法來翻譯成德文，又未嘗不可呢？當然，那些桎梏想象空間、制約解釋尺度的字和詞總是使人覺得太切實、太具體，不像原詩那般意象豐富，含義縹緲，充滿想象空間。而問題是，原文真的能給我們提供那麼多自由而豐富的"想象空間"嗎？古人在讀這些詩的時候，和今天相比，感覺應當不完全一樣，不過會大致相似。那麼外國人讀翻譯成外語的詩呢？中國古人詮釋文章講究"親炙"，朱熹的解說是"親近而熏炙之也"。經過百年千年，"親近"不了，也"熏炙"不著，就隔著一層。翻譯成外語的詩也許隔著兩層、三層。當然也有"不隔"的情況，就像中國古代聖賢那樣，"同此心、同此理"，"先聖後聖，其揆一也"。[33]

把一首唐詩從漢語翻譯成德語，能夠文通字順，而且照顧到成語典故的蘊含與比喻象征的聯想，那麼就算傳遞了基本的信息。讀者若能通過譯文更進一步，瞭解到詩文要描述的思想感情，體會到詩人的用心技巧，甚至感覺到詩文產生的時代氣息以及詩人本身對其所處世界的生活態度，那麼已經符合嚴復（1854~1921）翻譯三原則的"信"、"達"了。這樣來翻譯詩的"代價"是需要"附加"許多背景知識。

第三個層次是翻譯的最高境界："化"。詩意上的/文學性的翻譯就是要達到"化境"。通俗地說："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得以至於讀起來不像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裡決不會讀起來像翻譯出的東西。"[34]然而，限於歷史、社會、文化背景，再加上譯者對文本的理解和感受程度以及他的文字表達能力，閱讀譯本的效果不可能與閱讀原文的效果完全一致，我們今天讀《詩經》、讀唐詩宋詞、讀《紅樓夢》，

[33]錢鍾書《論不隔》,《錢鍾書散文》，第 496 頁。

[34]錢鍾書《林紓的翻譯》,《錢鍾書散文》，第 270 頁。

還不是言人人殊？更何況“詩無達詁”，“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35]追求對譯本的理解和感受與對原作的理解和感受同等重要，一般來說，求得“信”、“達”，“雅”則自在其中。

說到“化”，則不能不提到與之相關的其他翻譯效果，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裡說：

> “譯”、“誘”、“媒”、“訛”、“化”這些一脈通連、彼此呼應的意義，組成了研究詩歌語言的人所謂“虛涵數意”（polysemy，manifold meaning），把翻譯能起的作用（“誘”）、難於避免的毛病（“訛”）、所嚮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來了。[36]

除此之外，我們還觀察到一個現象：某些譯文，隨著時間流逝逐漸轉化為“原作”，比如佛經。宋朝人寫詩已經大量使用佛經典故，自然而然地將其視同孔孟、老莊著作。也許林紓（1852~1924）早期翻譯的小說有一天也會編入桐城派選集，作為古文典範。從譯本轉化為“原作”，這是“化”的新意。

在德語譯詩中我們可以找出類似的例子。歌德（1749~1832）1827 年閱讀由法國漢學家雷暮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翻譯的中國明代小說《玉嬌梨》和由英國人 Peter Perring Thoms 翻譯的木魚書《花箋記》之後，心有所感，用德文翻譯（Übertragung）或者改寫

---

[35]譚仲修獻《復堂詞話》徐仲可珂輯第四十三、四十六、八十六則反復稱引止菴此說，第二十四則曰：“所謂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復堂詞錄序》又曰：“側出其言，傍通其情，觸類以感，充類以盡。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未必不然。”《錢鍾書集·談藝錄》，第 723 頁。

[36]《錢鍾書散文》，第 269 頁。

（Nachdichtung）了四首中國詩 *Chinesisches*。[37]這些中國詩理所當然與他的組詩《中德四季晨昏雜詠》（*Chinesisch-deutschen Jahres- und Tageszeiten*, 1827）一起編入歌德詩文集，算是德國古典主義的文學作品。然而大部分譯文則在歲月流逝中逐漸逝去其可讀性，不斷被新出現的譯文取而代之。比如李白《靜夜思》的德文譯本就多達二、三十種，而且恐怕不會到此爲止。對於歌德那首《夜歌》，想必也會不乏後起之秀，嘗試超越前輩。

綜上所述，古體漢語詩歌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有兩類：

第一，詩歌翻譯是譯者對詩歌之解釋。無論他對兩種語言掌握得如何，其翻譯都是——在多數情況下也只能是——眾多解釋中之一種。原文盡可以包涵多義，而譯文在很大程度上則只能刪繁就簡而定於一義。漢語詩歌裡的清楚、明確與模糊、朦朧需要細心體會，中國古代的詩歌評論偏愛一些特定辭藻形容不同的"詩意"境界：比如渾成、沖淡、纖穠、婉約、豪放、清奇、雅正、綺麗、高古、奧逸，目的就是要準確地描寫讀者不同的欣賞感受。

第二，在翻譯中不得不將就目的語，而對出發語做出

[37]Thoms 翻譯《花箋記》時引用顏希源所編《百美圖詠》裡的詩，歌德讀後，選四首翻譯成德文。錢鍾書一向注意西方早期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管錐編》和《談藝錄》皆談及此事。《談藝錄》："顏鑑堂希源有《百美新詠圖》，官鹽大使，蓋隱於下位者也。"按顏氏此詠，為後來吾國勝流所不屑道。子才假以齒牙，當是喜其詠"美人"，亦復憫卑官而小有才也。英人猥陋，遽以與《花箋記》合譯成一編（P. P. Thoms, *The Chinese Courtship*, 1824），歌德得而寓目焉，取資詩材（*Chinesisch-deutsche Jahres und Tageszeiten*）。顏書附驥借重，可謂"物離鄉貴"；晚近談者似未知其名曾掛《隨園詩話》也。《錢鍾書集·談藝錄》，第 649-650 頁。

某些妥協。比如，由漢語特點所決定之修辭手法，在德語中不能、也不必盲目依從：主語或謂語，單數或複數，主動或被動，直陳或虛擬，等等。同理，對令人棘手、叫人頭痛的比喻和典故，需要靈活變通，不得已時只能另加注釋說明。真正解決接近原作“漢化”與遷就譯文“歐化”之兩難處境，說到底是取決於譯者對目的語之感受與表達能力。

參考文獻

班固. 1964. *漢書*. 中華書局. 北京.
郭茂倩. 1998. *樂府詩集*. 中華書局. 北京.
胡適. 2003. *胡適全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 合肥.
皇甫謐. 1985. *高士傳*. 中華書局. 北京.
李昉. 1995. *太平御覽*. 中華書局. 北京.
李嶠撰, 張庭芳注, 胡志昂編. 1998. *日藏古抄李嶠詠物詩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逯欽立. 1995.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中華書局. 北京.
歐陽詢. 1985. *藝文類聚*.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彭定求. 1985. *全唐詩*. 中華書局. 北京.
錢基博. 2011. *現代中國文學史（外一種：明代文學）*. 商務印書館. 北京.
錢鍾書. 1997. *錢鍾書散文*. 浙江文藝出版社. 杭州.
錢鍾書. 2007. *錢鍾書集·談藝錄*. 三聯書店. 北京.
阮元. 2001. *十三經注疏*. 藝文印書館. 臺北.
司馬遷. 2014. *史記*. 中華書局. 北京.
孫星衍等輯, 周天游點校. 1990. *漢官六種*. 中華書局. 北京.
陶淵明, 袁行霈箋注. 2005. *陶淵明集箋注*. 中華書局. 北京.
王梵志著, 項楚校注. 2010. *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蕭統. 1986. *文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徐堅. 1962. *初學記*. 中華書局. 北京.
永瑢. 2003.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